

<<安顺旧事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安顺旧事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85132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8513X

出版时间：2011-8

出版时间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戴明贤

页数：237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安顺旧事>>

前言

前言 这本书写的“安顺”，是我生活了十八年的第二故乡。

明贤先生更是“神交已久”而“一见如故”的朋友。

但是，我要说，真正认识安顺这座城，认识明贤先生和他的家庭，真正走进这“城”与“人”的“心灵”深处，却是在读了这本书之后：这也是我为之动心，甚至受到震撼的原因所在。

是的，我在那里生活、工作了十八年，书中提及的许多地名我至今都依稀记得，但我对世世辈辈根植在这块土地上的安顺普通百姓，他们的日常生活、习俗，他们的情感、内心渴求，他们的行为方式、人际关系、思维习惯……其实是十分陌生的，识其“面”而不知其“心”，我只不过是曾在这块土地上匆匆行走的“过客”。

突然意识到这一点，对于自称热爱安顺的我，是难堪而痛苦的。

……当然，本书所描述的，不只是小城的历史变动。

读这本书，我总要想起沈从文所提出的历史的“变”与“常”。

到现在我还没有提及本书的开篇《浮世绘》，这正是最让我感动的篇章：我从中看到了某种“永恒”的东西。

是小城永远不变的散淡、潇洒的日常生活，还是小城人看惯宠辱哀荣的气定神闲的风姿，我都说不清楚。

或许正是这“城”这“人”所特有的韵味，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坚韧的生命力量。

它在四十年代的战乱中支撑了这座小城，这个国家，因而不朽。

最后，我仍然忍不住要谈谈本书的文字。

过去读明贤先生的文章，总要被扑面而来的书卷气所吸引。

而现在他的笔端又流泻出更多的来自世俗生活与生命本身的“元气”，但仍不追求淋漓状态，而几近于“不放不收，亦放亦收，不平不奇，亦平亦奇，不庄不谐，亦庄亦谐，不俗不雅，亦俗亦雅”的境界。

而经常引得我这个曾被安顺雨水浸泡过的外乡人莞尔一笑的，还有作者对安顺方言俗语不露痕迹的随意插入，如“玩嘴巴劲”、“锅儿真是铁铸的”、“看‘神仙过路’”、“崽哟”之类，而有时随手拈来的日常生活中的大实话，如“大地方的人心不实”，也都十分传神，能写出一种民风民气。

这实在是因为明贤先生把自己家乡的那方水土人情看熟了，琢磨透了，就达到了自如状态。

读如此境界、状态中写出的文字，真是莫大的享受。

而作者自觉的文体追求——将中国传统的笔记体小品（因此才有特意安排的《述异》篇）与渗透着文化人类学意识的现代文化散文糅合为一体，相信自会引起读书界与评论界的朋友的注意，我就不多说了。

2004年4月6日凌晨写毕

<<安顺旧事>>

内容概要

《安顺旧事--一种城记》记录有着“石城”之称的贵州安顺小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浮世人生——传统夜郎古国的淳朴民风，抗战涌入的“下江人”带来的新鲜气息，二者交织出时代的激荡和变化，通过当时的作者——一个少年的眼睛，写出其父辈、亲友、乡邻散淡生动的小城生活及风俗人情。

作者戴明贤有着独特的文化视角，更具自觉的文体意识，其文字保持着慢速、朴拙的手工感、手工艺感，仿佛是一针一线手工缝制起来的，写人、叙事、状物，针脚绵密细致，回味悠长。

《安顺旧事--一种城记》由钱理群先生推荐并作序。

<<安顺旧事>>

作者简介

戴明贤，男，1935年生于贵州安顺。

从事过编辑、记者、教师、编剧等职业。

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西泠印社社员，贵州省书法家协会主席。

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、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文学作品有小说《九疑烟尘》、《花溅泪》、《岔河涨水》、散文集《残荷》，《戴明贤散文小说选》等。

有《家祭》、《夜郎新传》、《捉鬼》、《燕楼惊豹》等戏剧作品上演。

还有影视作品《双婚疑案》、《天残地戏》等。

，同时从事书法篆刻。

有《戴明贤书法篆刻集》、《对山集》等出版。

<<安顺旧事>>

书籍目录

序：大时代中的边地小城

- 1 石城浮世绘
 - 2 看马帮过街
 - 3 看街头练摊
 - 4 小戏台，大戏台
 - 5 电影院的风景
 - 6 五官屯看地戏
 - 7 金钟山看“开堂”
 - 8 父亲的园子母亲的屋
 - 9 婆婆妈妈们
 - 10 父执缙绅群
 - 11 父执生意人
 - 12 父执宗教徒
 - 13 羡慕手艺人
 - 14 吃在郑家馆
 - 15 刀勺独行厨
 - 16 店员大朋友
 - 17 唬人的虎皮
 - 18 女先生们
 - 19 名师“龙虎豹”
 - 20 街上的下江人
 - 21 我家的下江人
 - 22 歌声里的抗战
 - 23 姐姐们唱的歌
 - 24 华严洞躲警报
 - 25 来了美国兵
 - 26 岁时乡俗
 - 27 方言土话
 - 28 山民口味
 - 29 手制玩具
 - 30 真实的流血故事
 - 31 可考的惊悚传闻
 - 32 乡里怪诞客
 - 33 崇拜何威风
 - 34 杂忆杂写
- 后记
增订后记

<<安顺旧事>>

章节摘录

安顺是一座莹白的石头城。

小城居民一生一世、每时每刻，没有离开过石头。

住是住在石础石阶石院的木屋里，临街往往有一座石柜台。

口腹之需，盐巴用石钵擂。

米面用石碓舂。

糍粑用石臼打。

小石磨不紧不慢地旋转，四面流下洁白的豆糊，在大锅里点豆腐。

身上穿的，新布用石碾研，洗衣放在大石板上捣。

出门走石街，过石巷，穿越城中央的钟鼓楼石洞门。

东西南北十字交叉的石甬道，永远被挑水夫们溅得湿漉漉的。

成人们宁愿绕楼而过，小孩却特意“啾啾啾啾”踩过阴凉沁人、石壁长满厚苔的门洞，还要冷不防大叫一声，让整个门洞嗡嗡震响。

颤巍巍的卖水扁担挑来的水，汲自城内的大龙井、双眼井、五眼井等十多眼石井，井们都罩着石盖，刻着精粗不一的图案花纹，石沿上满是深深浅浅的数百年磨出来的绳槽。

甜水叫大井水，供饮用；苦水叫小井水，供浣洗杂用，每担要便宜一个铜板。

最甘甜沁人的好水出在东郊一个窄而长的石罅里，名如其形，叫马槽龙井。

或认为应作马场龙井，但东门只赶牛场，叫牛场坝；西门才赶马场。

讲究美食的人家推豆腐待贵客，让水夫专门去挑马槽龙井的水，要多给一倍脚力钱。

城里城外的牌坊，多得数不过来。

我家所住的东大街，短短里许长，据府志记载就有三座牌坊。

但在我出生前就因扩建马路拆去了。

府文庙的牌坊、龙柱、泮池、小桥、院子，全是莹白的石雕。

大成殿前的那对透雕龙柱，至今是镇城之宝，传说篆刻此柱的潘石匠，其报酬是按凿下来的石屑石粉重量，一两石屑一两银子计算的。

安顺的标志性建筑，是西秀山的石塔。

老媪邓罗氏逼童养媳为娼不遂，杀媳碎尸，是小城空前的大案，县官将她处以唯古书有载的凌迟之刑，又是铭刻石碑，以警后世。

出城必经东西南北四座城门洞。

出了城门，就见环城皆山也。

金钟山、凤凰山、飞虹山、盔甲山、小金山、观音山、武当山等等，多为一座座小巧玲珑的孤山，所以俗话说石城有桂林的山，无桂林的水。

甚至有金斗不移、天鹅抱蛋、交椅大坡等奇怪的山名。

金钟观音二山，高林蓊郁，遮天蔽日；其余诸山多是浅草灌木，露出斑驳的石骨，好像满天星斗。

有一座螺蛳山，满山是青色的田螺化石，小学的男孩们大多要邀约朝拜一次，带上小钉锤，把石螺乱敲一气。

绝难得到一枚完整的。

稍稍成形者，就带回学校向侪辈炫耀。

石山多洞。

常年游客不断的是城南近郊的华严洞。

端午玩此洞，是一项传统。

洞口几口长满绿苔的大石缸，长年贮着岩浆水，供和尚食用，平时无人一顾，端午节就要论杯卖了。

玩家们租用殿堂打围鼓唱川戏，办酒席。

城东二十里的清凉洞“天开一窍，前后通明，中有古刹，下有内外二城”。

老百姓叫它粮仓洞，说是被诸葛亮七擒七纵的孟获屯粮的洞窟。

城南五十里有两个洞合称二仙洞，传说当地山民办红白喜事，可以去洞口求借仙家的锅瓢碗盏，后来

<<安顺旧事>>

一户贪心人家没有全数归还，仙家生气，从此再也借不出来了。

我没去过此洞，传说却听母亲说过。

此外无数的山洞，多是山民躲避兵灾匪乱的处所；太平年月，则在洞里熬硝。

安顺人就在这个石世界里，经历每人一份的生老病死，苦辣酸甜。

到得“昨暮同为人，今旦在鬼录”，就退居一块石碑之后，销声匿迹。

环城众山，密布层层匝匝的墓碑。

记得第一次排队出东门，一走出城门洞，隔着低洼的牛场坝，撞到眼前是满天星斗般的白石墓碑。

一位高班同学脱口得句：“一出东门坟擦（读如糯）坟，老远看见摆家屯。

”小城计时，沿古习定时放炮。

正午的“午时炮”最重要，像棋盘上的楚河汉界，把一天平分两半。

经常是我放学走近城中央的钟鼓楼，就听得北兵营的午时炮响起来。

晚上母亲催寝，总是说：二炮过半天了，二炮即二更。

小城打更，只用锣，没有柝。

一更不打，二更是“当当”连打，三更是“当，当当”，四更是“当、当、当当”，五更时睡得正酣，没听见。

正是苏东坡说的：“报道先生春睡美，道人轻打五更钟”。

三更前后，市声俱寂，独有“炒米糖开水——”的叫卖声，不时响起，格外凄凉。

我奇怪半夜三更喝什么炒米糖开水，母亲告诉我，这是幌子，实际上，卖的是“膏精”。

膏精又称“梭梭”，白面，学名海洛因。

当然，深夜寒风中，神出鬼没的瘾君子们，肯定也乐意喝一碗滚烫的炒米糖开水，添些温暖。

深夜还常有猫头鹰啼叫：“呜呜——”一声，隔许久又一声，冷冰冰的，听得人发毛。

小城人认为这是鬼叫。

一听见，就会说：又在催哪家老人上路了。

北兵营还不时传来军号声。

石城墙上，黄昏时分常见小号兵练习吹号。

号声单调悠远，拖多长也不带颤声，苍劲寥廓。

身后衬着火烧云。

这似乎是所有小城的一道风景。

沈从文先生笔下和不少电影里都描写过。

电影《小城之春》中的主妇在城墙上来来去去，我看了很觉亲切。

号声一传到街上，把什么都当玩具的小孩们就来劲了，跟着那调子，拖声曳气地、参差不齐地合唱：

“死猪起床！

起床死猪！

猪在——床上——”（末句又作“天麻麻——亮”）。

青春年少的一代，学逃难来的“下江人”榜样，偷偷谈自由恋爱，幽会也往往选择最偏僻的废城墙上

。

骂人脸皮厚，则曰“赛过城墙转角！

”那年月，石城上空若有若无地飘浮着一缕药味。

深夜分外清晰。

有人闻着是异香，有人闻着是奇臭。

这是鸦片的气味。

一次，随大人观夜戏回家，路过东街大十字，扑鼻一阵浓郁的奇异药味。

大人们说：哪家在熬烟！

当时虽上距鸦片战争已百余年，清末民国又屡次禁烟，但在民间从来是禁而不绝。

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过黔北，就看到连挑夫脚力都靠吸鸦片提神服役，大为骇异。

到了抗战结束后，解放战争期间，安顺人谷正伦主黔政，又正式开放烟禁，石城外的菜地谷田，开遍了妖艳无比的罌粟花，烟农用小竹篮提着“洋烟菜”即罌粟嫩叶尖进城卖给市民吃火锅。

<<安顺旧事>>

又香又嫩又脆，下火锅比茼蒿菜还好吃。

瘾君子人数虽少，却多是一家之主。

几代人百余年的烟榻生涯，影响了整个小城的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。

例如晚睡晚起。

中午饭叫早饭，吃晚饭已掌灯，午后和深夜吃点心叫“过午”和“消夜”。

.....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